

WODE LAOSHI / QIGONG XIANSHEN

我的老师 / 启功先生

我的老师



启功先生



柴剑虹 / 著



商务印书馆

我的老师
启功先生



柴剑虹 著

商務印書館

二〇〇六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的老师启功先生 / 柴剑虹著.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6

ISBN 7-100-04932-7

I. 我… II. 柴… III. 启功—回忆录
IV. K825.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16174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WŌDE LǎOSHĪ QǐGŌNG XĪANSHĒNG

我的老师启功先生

柴剑虹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 京 华 联 印 刷 有 限 公 司 印 刷

ISBN 7-100-04923-7/K · 918

2006 年 5 月第 1 版

开本 890 × 1240 1/24

2006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12

印 数 5 000 册

定价: 28.00 元



启功先生在杭州龙井

北京师范大学校训



学为人师
行为世范

一九九七年夏日 启功敬书



启功手书师大校训

前言

对于一个学生来讲，最大的幸运莫过于遇到好老师。“好老师”的标准，自然既不是必须十全十美，又会因人因时因地而有所差异，但我以为最根本的应有三条：品行好，学养好，教法好。天底下符合这标准的老师当不在少数，因此许多学子都会有遇上好老师的机会；但是，要得到如启功先生这样的一代名师严父慈母般的数十年如一日的教导和关怀，却需要“缘分”。我今生得有此缘，可谓知足矣！

若干年来，我写过几篇文章，讲述启功先生和我的师生情缘，也试着评介先生的治学精神、方法与成就，幸而得到师友们的认可。因此，一直有友人劝我写出一本关于启功先生的书来，甚至还有出版社寄来出版《启功传》的相关合同，我都没有应承。原因很简单：一是启先生并不赞成，恐有让学生往他脸上“贴金”之嫌；二是我觉得以自己之拙笨，实难表达出先生精神之万一，怕给先生“抹黑”。前者当然是启先生的谦虚谨慎，后者则确非我的多虑，因为这二十多年来，我几乎每月都有几次亲聆启功先生教诲的机会，所见、所闻、所感受到的何止千万，而所能记忆、领会的实在太少。听启先生幽默风趣、充满睿智的讲话是一种真正的享受，除正式听课以外，我不能在先生谈话时作记录，因为那样将大煞风景；我也不善于听后补记，算不上是这般“有心人”；我也想过用录音机，虽然先生也允许却始终没有这样的“氛围”。所以，我只能深深地自责。然而，我现在又终于开始写了，其原因也很简单：近来报刊上写启功先生的文章越来越多，而且还有小册子问世，虽然都是好意，其中也不乏精彩文字，但我和一些友人都觉得仍不免单薄或有道听途说的隔膜之处，实在是委屈了先生。此外，社会上还流传着一些瞎编乱造和错传、传歪了的不实之辞，必须加以纠正。我虽不才，至少还能以一个学生的亲身感受和了解，给读者介绍些实际的情形，这也正是许多关心与尊敬启功先生的朋友所期望的。当然，我只有努力用心写，才能不使大家失望。

现在，新千年的曙光已照亮神州。启功先生健康地和大家一道跨进了21世纪。这是我们这些晚辈学子的幸运，更是国家的幸运！我始终认为，现今各行各业、各层各级在格外重视成千上万中青年“跨世纪人才”并为他们鸣锣开道之时，

绝对不可轻视甚至丢弃了同样也跨越了世纪的成千上万的老年专家，正是他们，为后辈的前进提供了智慧，树立了榜样，铺垫了基础，传递了接力棒。大家公认启功先生是“国宝级的人物”，而对“国宝”含义的理解以及如何善待“国宝”，认识并不一致。先生常以“大熊猫”自喻，其中除了风趣和调侃之外，是否还有值得我们深思与反省的内容呢？国之富强，以人才为本；而人气之旺，在于老中青代代相传不致断层，在于尊师爱生传统美德的继承发扬。我们在人才问题上也必须摒弃自私狭隘的功利观，反对形而上学和机械进化论，真正做到实事求是。这也是我写这本小册子时的一个基本思路，期望能与读者诸君相通。书中不妥之处，则敬祈师友和读者指正。

柴 剑 虹

于 2001 年元旦



启功先生与本书作者（1983 年）



启功先生 85 岁生日留影

〔续前言〕

近几年来，由于自己忙于应对工作杂务及写作上的懈怠，这本书刚写了个开头就停下了，一拖就是四五年。2004年7月，由先生内侄章景怀与我的同学赵仁珪二位仁兄记录整理的《启功口述历史》出版了，我不由地松了一口气，因为本来想写的许多内容在《口述历史》中已有反映，不必再重复叙述了；但同时因为前两年先生的身体已不如以前，断断续续的口述难免有不连贯与不能充分表情达意之处，记录整理稿要准确地反映先生特有的风貌实在不易，又加上先生因眼睛患黄斑病变无法审校书稿，所以正如有些比较熟悉先生情况的师友所说，《口述历史》中也还有可补正之处。因此，一些朋友仍鼓励我继续写这本书。我本来想

在去年6月退休后集中精力写，却又不得不应台湾中国文化大学之邀，到那里去开设一学期的敦煌吐鲁番学课程。9月下旬，到启功先生寓舍去辞行，先生再三叮咛早日回来，话语中饱含关怀之情，眉宇间流露依依不舍之色。我到台北阳明山后，也常常给先生打电话问候起居，电话那头传来先生的声音依然清晰有力，风趣生动，让我开心与放心。10月下旬，突然接友人电话，说先生体衰无气力；我赶快打电话给家中嘱咐妻子去师大红六楼探视。妻子看望先生后来电说：“启先生最近是较衰弱，但精神尚好，正在恢复之中。”2005年元旦，我给先生打电话祝贺新年，传来的声音仍然洪亮，但询问却更加急切：“你几儿（时）回来啊？”我告诉先生：“1月9日离台，11日回到北京。”“那再过十天咱们又可以见面了！”先生的思路十分清晰。这又使我宽慰不少。1月10日，我在香港停留时，联合出版集团的总裁陈万雄先生还催促我赶紧完成这本书的写作。1月13日，我和妻子一道去看望先生，却发现我敬爱的老师已经十分虚弱，心中掠过阵阵不祥之感。过了8天，先生住进了北大医院。经过五个多月与病魔的顽强搏斗，93岁高龄的先生终于摆脱痛苦，驾鹤西行。我这本小书不能于先生健在时面呈座前，造成终身遗憾。现在，我下决心暂且摆脱书局返聘工作之劳，抓紧写作，赶在先生逝世一周年之际将它奉献于先生灵前，请吾师在九天之上披览批正。

2005年12月

我的老师

启功

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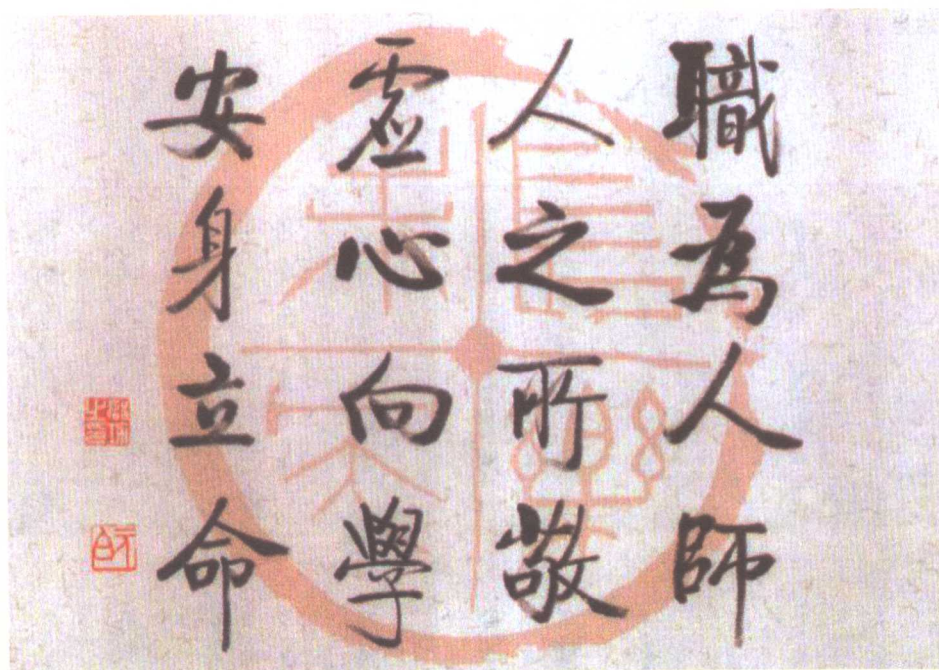
目 录

前言	1
一 引子：初识师面	1
二 师生情缘——情同父子恩如山	9
三 身世回首——“何必温习烦恼”	31
四 师恩难忘——从中学生到大学教师	53
五 夫妻情深——《痛心篇》和《赌赢歌》	77
六 第二个家——在中华书局的日子里	91
七 仁者风度——宽厚仁慈真爱人	111
八 捅马蜂窝——大师的创新精神	133
九 赤子童心——春风化雨泽心田	153
十 难得休闲——1996年4月在杭州	167
十一 结语：最后的关怀	187
后记	202

〔附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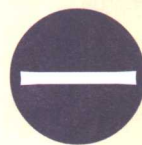
论文六篇

- | | |
|------------------------|-----|
| 一 启功先生的治学精神、方法及能力 | 206 |
| 二 从客观实际出发研讨古代字体 | |
| ——学习启功先生关于古代字体论述的一点体会 | 214 |
| 三 合度端庄 通达流畅 | |
| ——学习启功先生《论书札记》的心得 | 221 |
| 四 求真求通会于心 | |
| ——学习启功先生鉴赏与研究敦煌写本的体会 | 236 |
| 五 启功先生对“隋人书《出师颂》”的基本意见 | 249 |
| 六 温习中国古代文学史听课笔记的思考 | 260 |



引子：

初识师面



1961年夏，我从杭州一中（杭高）毕业，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当时，系里有不少名教授，如黎锦熙、黄药眠、刘盼遂、陆宗达、钟敬文、李长之等，却因种种原因很少给学生讲课。黄药眠先生因每周都坐在我们年级的“文艺理论”课堂听课，所以常见面；其他一些教授则恐怕在校园里碰到也不认识。至于启功先生，虽然当时还不满50周岁，讲课的生动活泼、深入浅出在系里已颇有名声，但学生们也难得亲聆其教，我们年级只有个别喜欢书法的同学在晚间听过他偶尔开设的书法讲座。原因很简单，50年代后期的一场政治运动，启功先生被“派入右”，不但被取消了1956年评定的教授资格，连给学生上课的权利也受到了限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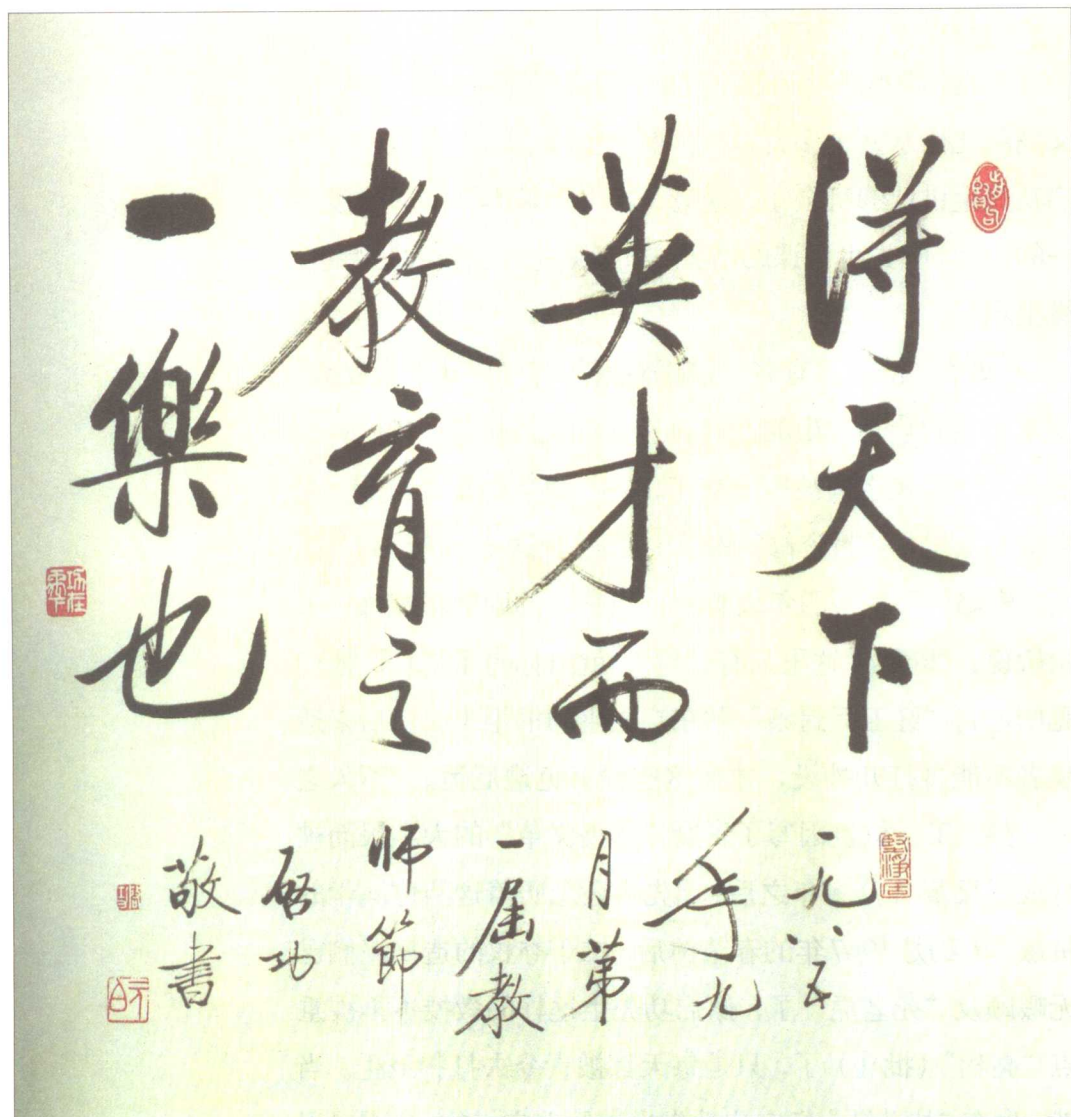
1963年初夏的一天下午，我们中文系二三年级学生一道在“新2”（阶梯教室）上诗词格律的“合堂”课，



文革后恢复讲课时的启功先生

讲课老师正是启功先生。正是在这课堂上，我得以初识师面。

我记得那天天气较热，大教室里坐满了二百多人，更显闷热。启功先生刚走上讲台，就脱掉了外套。他个子不高，胖乎乎的脸上戴着一副眼镜，白衬衣外面套着背带裤，衣袖随便地翻卷着。他一开讲先用纯正的京腔念了几首古诗，再以加重的口气突出句中的古入声字，那抑扬顿挫的语调马上便吸引了同学们的注意力。诗词的声韵格律，本来是我们这些初学者深感头疼的东西，尤其是四声中的人声及清、浊音的区分，对于我这样熟悉保留有古音的方言的浙、闽、粤同学来讲还稍好些，讲北方话的同学则很难体会，启功先生却以吟诗入手，给大家以听觉上的生动感受。然后，他又形象地将平、仄声符（— — 11）在黑板上画成竹竿，用截取竹竿的方式来讲解五、七言诗格律的基本句式，既形象直观，又深入浅出、简明扼要。在讲授中，启功先生妙语连珠，活泼风趣，使同学们茅塞顿开，兴趣倍生，也全然忘却了夏日的炎热。有时学生们看到启功先生不经意地用衣袖去擦脸上的汗水，便报以善意的笑声，课堂气氛十分活跃。当时，我们看着乐呵呵的启功先生，都觉得他是乐天派，竟无人知晓他蒙受的不公正待遇。只是在多年后，我见到启先生为第一届教师节的题词：“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一乐也。”才对他的乐，有了新的认识。



启功题词

从1963年冬天开始，师生们开始投入“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我们年级先到京郊大兴县两个月，后又到河北衡水九个月，不再照常上课，我们再也没有听启功先生讲课的机会了。这第一次（也是本科学习阶段惟一的一次）听先生讲课的情景，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终生难忘。

“文革”浩劫，有着“摘帽右派”与“反动学术权威”双重罪名的启功先生的遭遇自不必细说。起初，我们听说他收藏的古代字画被迫上交了，一些藏书亦岌岌可危。先生对来家里“抄封资修”的学生说：“我这里只有‘封’而无‘资修’。”幸亏四年级有两位出身好的同学彭加瑾、王永敬说：“既然你这里只有‘封’，就给你封了吧！”他们聪明地将“红卫兵封条”贴在启先生的书柜上，使后来造反者不能再打开抄没，才使这些藏书免遭厄运。（不久之后，彭、王二位也因写了质疑“中央文革”的大字报而被打成了反革命。）多年之后，启先生还念叨着这两位同学的机敏。大约是1967年的春节前后，忙于夺权的造反派们已无暇顾及“死老虎”了，像启功先生这样的教授不再被重点“亮相”（批斗）了，只是每天都被责令去打扫卫生。当然，也有“战斗队”指定启功先生抄写大字报的，算是“用其所长”。启功先生对这些都处之泰然。有一天上午，我从西北楼三楼的宿舍出来，经过楼道厕所门口，忽然听到了